

THE
CITY

城市映像

林冬冬◇主 编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杭州

烟柳画桥中的
写意时光

Hangzhou

杭州

烟柳画桥中的写意时光

孙
晔◇编

Hangzhou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杭州：烟柳画桥中的写意时光 / 孙晔编。——哈尔

滨：北方文艺出版社，2016.6

（城市映像 / 林冬冬主编）

ISBN 978-7-5317-3574-8

I. ①杭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现代②

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77907 号

杭州：烟柳画桥中的写意时光

Hangzhou Yanliu Huaqiao zhong de Xieyi Shiguang

编 者 / 孙 晔

责任编辑 / 王金秋 赵 芳

封面设计 / 袁 洁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网 址 / www.bfwy.com

邮 编 / 150080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地 址 /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

印 刷 /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87 × 1092 1/32

字 数 / 210 千

印 张 / 10.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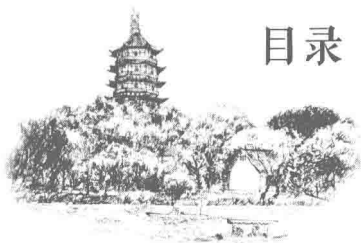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/ 201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574-8

定 价 / 36.00 元

目录



杭城秀色

003	西湖记（节选）	徐志摩
012	清河坊	俞平伯
018	闲话花坞	余小可
027	钱塘潮	乐维华
032	超山的梅花	郁达夫
038	西 溪	赵景深
042	湖上杂忆（节选）	曹聚仁
055	重游玉皇山小记	许钦文
060	杭江之秋	傅东华
067	西湖的雪景	钟敬文
075	湖山怀旧录（节选）	张恨水

杭城往事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085 | 春日游杭记 | 林语堂 |
| 091 | 湖畔夜饮 | 丰子恺 |
| 096 | 杭州人的“那个” | 许钦文 |
| 100 | 涌金门外谈旧 | 陈蝶仙 |
| 109 | 访康有为故宅 | 张天疇 |
| 115 | 湖上庄屋 | 阮毅成 |
| 121 | 我的老家“横桥吟馆” | 高 阳 |
| 136 | 我要回家——林风眠在杭州 | 也 斯 |
| 147 | 丰子恺：杭州的不了情 | 任为新 |
| 159 | 俞楼传奇 花落春仍在 | 韩 斌 |
| 170 | 满觉陇桂花的记忆 | 许丽虹 |

杭城情结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181 | 杭 州 | 郁达夫 |
| 188 | 陋 巷 | 丰子恺 |
| 194 | 忆杭州 | 艾 青 |
| 199 | 杭州三日 | 韩 羽 |
| 203 | “北佬”看杭州 | 张抗抗 |

217	守望西湖的青藤	张抗抗
222	西湖梦	余秋雨
233	又到杭州	王 蒙
246	柳风桂雨下	李杭育
257	江畔何人初见月	古清生

杭城美味

267	略谈杭州北京的饮食	俞平伯
277	笋	梁实秋
281	醋熘鱼	梁实秋
283	玉玲珑阁丛谈	施蛰存
294	又见西子	逯耀东
303	写实杭州市井小吃	曹晓波
316	虚拟杭州美食历史	张 磊
328	西湖茶事	于冠西



杭城秀色

西湖记（节选）

清河坊

闲话花坞

钱塘潮

超山的梅花

西 溪

湖上杂忆（节选）

重游玉皇山小记

杭江之秋

西湖的雪景

湖山怀旧录（节选）

西湖记（节选）

徐志摩

九月二十九日

这一时骤然的生活改变了态度，虽则不能说是从忧愁变到快乐，至少却也是从沉闷转成活泼。最初是父亲自己也闷慌了，有一天居然把那只游船收拾个干净，找了叔薇兄弟等一群人，一直开到东山背后，过榆桥转到横头景转桥，末了还看了电灯厂方才回家。那天很愉快！塔影河的两岸居然被我寻出了一两片经霜的枫叶。我从水面上捞到了两片，不曾红透的，但是色糯净得可爱。寻红叶是一件韵事，（早几天我同绎义、阿六带了水果、月饼、玫瑰酒

到东山背后去寻红叶，站在俞家桥上张皇地回望，非但一些红的颜色都找不到，连枫树都不易寻得出来，失望得很。后来翻山上去，到宝塔边去痛快地吐纳了一番。那时已经暝色渐深，西方只剩有几条青白色，月亮已经升起，我们慢慢地绕着塔院的外面下去，歇在问松亭里喝酒，三兄弟喝完了一瓶烧酒，方才回家。山脚下又布施了上月月下结识的丐友，他还问起我们答应他的冬衣哪！）菱塘里去买菱吃，又是一件趣事。那钵孟峰的下面，都是菱塘，我们船过时，见鲜翠的菱塘里，有人坐着圆圆的菱桶在采摘。我们就嚷着买菱。买了一桌子的菱，青的红的，满满的一桌子。“树头鲜”真是好吃，怪不得人家这么说。我选了几只嫩青，带回家给妈吃，她也说好。

这是我们第一次称心的活动。

八月十五那天，原来约定到适之那里去赏月的，后来因为去得太晚了，又同着绎义，所以不曾到烟霞去。那晚的湖上也玩得很畅，虽则月儿只是若隐若现的。我们在路上的时候，满天堆紧了乌云，密层层，不见中秋的些微消息。我那时很动了感兴——我想起了去年印度洋上的中秋！一年的差别！我心酸得比哭更难过。一天的乌云，是的，什么光明的消息都莫有！

我们在清华开了房间以后，立即坐车到楼外楼去。吃得很饱，喝得很畅。桂花栗子已经过时，香味与糯性都没有了。到九点模样，她到底从云阵里奋战了出来。满身挂着胜利的霞彩，我在楼窗上靠出去望见湖光渐渐地由黑转

青，青中透白，东南角上已经开朗，喜得我大叫起来。我的欢喜不仅是为月出；最使我痛快的，是在于这失望中的满意。满天的乌云，我原来已经抵拼拿雨来换月，拿抑塞来换光明，我抵拼喝他一个醉，回头到梦里去访中秋，寻团圆——梦里是什么都有的。

我们站在白堤上看月望湖，月有三大圈的彩晕，大概这就算是月华的了。

月出来不到一点钟又被乌云吞没了，但我却盼望，她还有扫荡廓清的能力，盼望她能在一半个时辰内，把掩盖住青天的妖魔，一齐赶到天的那边去，盼望她能尽量地开放她的清辉，给我们爱月的一个尽量的陶醉——那时我便在三个印月潭和一座雷峰塔的媚影中做一个小鬼，做一个永远不上岸的小鬼，都情愿，都愿意。

“贼相”不在家，末了抓到了蛮子仲坚，高兴中买了许多好吃的东西——有广东夹沙月饼——雇了船，一直望湖心里进发。

三潭印月上岸买栗子吃，买莲子吃；坐在九曲桥上谈天，讲起湖上的对联，骂了康圣人一顿。后来走过去在桥上发现有一个人坐着谈话，几上放有茶碗。我正想对仲坚说他们倒有意思，那位老翁涩重的语音听来很熟，定睛看时，原来他就是康大圣人！

下一天我们起身已不早，绎义同意到烟霞洞去，路上我们逛了雷峰塔，我从不曾去过，这塔的形与色与地位，真有说不出的神秘的庄严与美。塔里面四大根砖柱已被拆

成倒置圆锥体形，看看危险极了。轿夫说：“白状元的坟就在塔前的湖边，左首草丛里也有一个坟，前面一个石碣，说是白娘娘的坟。”我想过去，不料满径都是荆棘，过不去。雷峰塔的下面，有七八个鹄形鸠面的丐僧，见了我们一齐张起他们的破袈裟，念佛要钱。这倒颇有诗意。

我们要上桥时，有个人手里握着一条一丈余长的蛇，叫着放生，说是小青蛇。我忽然动心，出了两角钱，看他把那蛇扔在下面的荷花池里，我就怕等不到夜她又落在他的手里了。

进石屋洞初闻桂子香——这香味好几年不闻到了。

到烟霞洞时上门不见土地，适之和高梦旦他们一早游花坞去了。我们只喝了一碗茶，捡了几张大红叶——疑是香樟——就急急地下山。香蕉月饼代饭。

到龙井，看了看泉水就走。

前天在车里想起雷峰塔，作了一首诗，用杭白。

那首是白娘娘的古墓，
（划船的手指着蔓草深处）
客人，你知道西湖上的佳话，
白娘娘是个多情的妖魔。
她为了多情，反而受苦——
爱了个没出息的许仙，她的情夫；
他听信一个和尚，一时的糊涂，
拿一个钵盂，把他妻子的原形罩住。

到今朝已有千把年的光景，
可怜她被镇压在雷峰塔底——
这座残败的古塔，凄凉的，
庄严的，永远在南屏的晚钟声里！

十月二十一日

昨下午自硤到此，与适之、经农同寓新新，此来为“做工”，此来为“寻快活”。

昨在火车中，看了一个小汙做的“龙女”的故事，颇激励我的想象。

经农方才又说，日子过得太快了，我说日子只是过得太慢，比如看书一样，乏味的叶子，尽可以随便翻他过去——但是到什么时候才翻得到不乏味的叶子呢？

我们第一天游湖，逛了湖心亭——湖心亭看晚霞看湖光是湖上少人注意的一个精品——看初华的芦荻，楼外楼吃蟹，曹女士贪看柳梢头的月，我们把桌子移到窗口，这才是持螯看月了！夕阳里的湖心亭，妙；月光下的湖心亭，更妙。晚霞里的芦雪是金色；月下的芦雪是银色。莫泊桑有一段故事，叫作 *In the Moonlight*，白天适之翻给我看，描写月光激动人的柔情的魔力，那个可怜的牧师，永远想不通这个矛盾：“既然上帝造黑夜来让我们安眠，这样绝美的月色，比白天更美得多，又是什么命意呢？”便是严肃的，最古板的宝贝，只要他不曾死透僵透，恐怕也

禁不起“秋月的银指光儿，浪漫地搔爬”！曹女士唱了一个“秋香”歌，婉曼得很。

三潭印月——我不爱什么九曲，也不爱什么三潭，我爱在月光下看雷峰静极了的影子——我见了那个，便不要性命。

阮公墩也是个精品，夏秋间竟是个绿透了的绿洲，晚上雾霭苍茫里，背后的群山，只剩了轮廓！它与湖心亭一对乳头形的浓青——墨青，远望去也分不清是高树与低枝，也分不清是榆荫是柳荫，只是两团媚极了的青屿——谁说这上面不是神仙之居？

我形容北京冬令的西山，寻出一个“钝”字；我形容中秋的西湖，舍不得一个“嫩”字。

昨夜二更时分与适之远眺着静偃的湖与堤与印在波光里的堤影，清绝秀绝媚绝，真是理想的美人，随她怎样的姿态妙，也比拟不得的绝色。我们便想出去拿舟玩月，拿一只轻如秋叶的小舟，悄悄地滑上了夜湖的柔胸，拿一支轻如芦梗的小桨，幽幽地拍着她光润、蜜糯的芳容，挑破她雾縠似的梦壳，扁着身子偷偷地挨了进去，也好分尝她贪饮月光醉了的妙趣！

但昨夜却为泰戈尔的事缠住了，辜负了月色，辜负了湖光，不曾去拿舟，也不曾去偷尝“西子”的梦情；且待今夜月来时吧！

“数大”便是美，碧绿的山坡前几千个绵羊，挨成一片的雪绒，是美；一天的繁星，千万只闪亮的神眼，从无

极的蓝空中下窥大地，是美；泰山顶上的云海，巨万的云峰在晨光里静定着，是美；绝海万顷的波浪，戴着各式的帽，在日光里动荡着，起落着，是美；爱尔兰附近的那个“羽毛岛”上栖着几千万的飞禽，夕阳西沉时只见一个“羽化”的大空，只是万鸟齐鸣的大声，是美……数大便是美，数大了，似乎按照着一种自然律，自然地会有一种特殊的排列，一种特殊的节奏，一种特殊的式样，激动我们审美的本能，激发我们审美的情绪。

所以西湖的芦荻与花坞的竹林，也无非是一种数大的美。但这数大的美，不是智力可以分析的，至少不是我的智力所能分析。看芦花与看黄熟的麦田，或从高处看松林的顶巅，性质是相似的；但因颜色的分别，白与黄与青的分别，我们对景而起的情感，也就各个不同。季候当然也是个影响感兴的元素。芦雪尤其代表气运之转变，一年中最显著最动人深感的转变；象征中秋与三秋间万物由荣入谢的微指：所以芦荻是个天生的诗题。

西溪的芦苇，年来已经渐次地减少，主有芦田的农人，因为芦柴的出息远不如桑叶，所以改种桑树。再过几年，也许西溪的“秋雪”，竟与苏堤的断桥，同成陈迹！

在白天的日光中看芦花，不能见芦花的妙趣；他是同丁香与海棠一样，只肯在月光下泄露他灵魂的秘密；其次亦当在夕阳晚风中。去年十一月我在南京看玄武湖的芦荻，那时柳叶已残，芦花亦飞散过半，但紫金山反射的夕照与城头倏起的凉飏，丛苇里惊起了野鸭无数，墨点似的

洒满云空，（高下的鸣声相和）与一湖的飞絮，沉醉似的舞着，写出一种凄凉的情调，一种缠绵的意境，我只能称之为“秋之魂”，不可以言语比况的秋之魂！又一次看芦花的经验是在月夜的大明湖，我写给徽那篇《月照与湖》（英文的）就是纪念那难得的机会的。

所以前天西溪的芦田，他本身并不曾怎样地激动我的情感。与其白天看西溪的芦花，不如月夜泛舟到湖心亭去看芦花，近便经济得多。

花坞的竹子，可算一绝，太好了，我竟想不出适当的文字来赞美；不但竹子，那一带的风色都好，中秋后尤妙，一路的黄柳红枫，真叫人应接不暇！

三十一那天晚上我们四个人爬登了葛岭，直上初阳台，转折处颇类香山。

十月二十三日

昨天（二十二日）是一个纪念日，我们下午三人出去到壶春楼，在门外路边摆桌喝酒，适之对着西山，夕晖留在波面上的余影，一条直长的金链似的，与山后渐次泯灭的琥珀光；经农坐在中间，自以为两面都看得到，也许他一面也不曾看见；我的座位正对着东方初升在晚霭里渐渐皎洁的明月，银辉渗着的湖面，仿佛听着了爱人的裾响似的，霎时的呼吸紧迫，心头狂跳。城南电灯厂的煤烟，那时顺着风向，一直吹到北高峰，在空中仿佛是一条漆黑的

巨蟒，荫没了半湖的波光，益发衬托出受月光处的明粹。这时缓缓地月下来一条异样的船，大约是砖瓦船，长的，平底的。没有船舱，也没有篷帐，静静地从月光中过来，船头上站着一个不透明的人影，手里拿着一支长竿，左向右向地撑着，在银波上缓缓地过来——一幅精妙的“雪罗葛”，镶嵌在万顷金波里，悄悄地悄悄地移着。上帝不应受赞美吗？我疯癫似的醉了，醉了！

饭后我们到湖心亭去，横卧在湖边石板上，论世间不平事，我愤怒极了，呼叫，咒诅，顿足，都不够发泄。后来独自划船，绕湖心亭一周，听桨破小波声，听风动芦叶声，方才勉强把无明火压了下去。